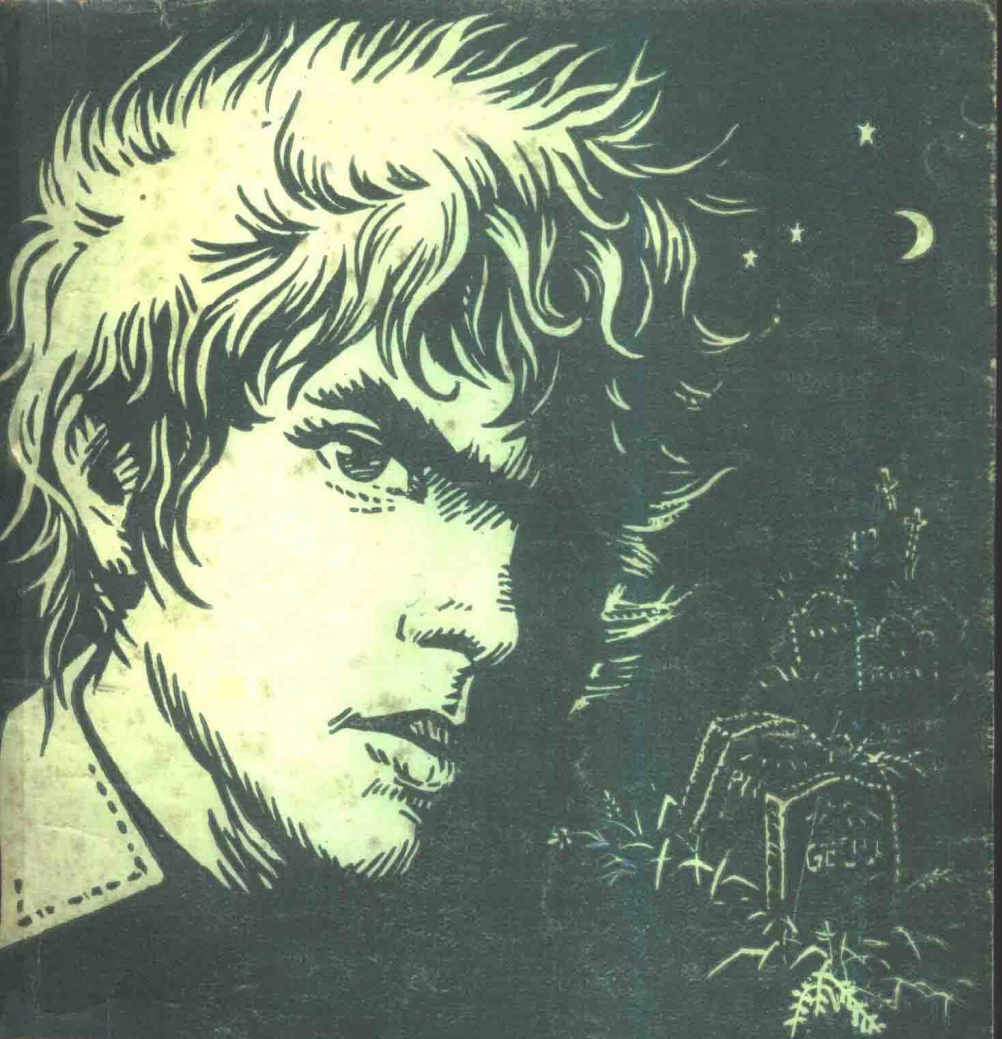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孤星血泪

GU XIN XUE LEI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孤星血泪

GUXIN XUELEI

〔英〕查理斯·狄更斯 原著

刘连青 张在民 编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蒋光年

孤 星 血 泪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625 字数 71千
1980年7月第一版 1980年7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83,500 册

书号：R 10118·334 定价：0.30 元

编译者的话

小说《孤星血泪》（或译《伟大的期望》）是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斯的晚期作品。查理斯·狄更斯生于1812年，死于1870年6月9日。他是英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。他的重要作品还有《匹克威克外传》、《奥列佛·退斯特》、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和《双城记》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充满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仇恨。

在小说《孤星血泪》中，狄更斯揭露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罪恶。皮普是一个朴实、善良的少年，但在金钱社会的腐蚀之下，由贫穷自卑变得羡慕虚荣。进了伦敦的上流社会后，更把穷姐夫乔的来访视为羞耻。铜钱锈毒化了人的灵魂。

另一方面，狄更斯在作品中，以深沉的笔触，歌颂了作为劳动人民的铁匠乔的高尚品质。乔是皮普的姐夫，为人忠厚老实。虽然皮普在“发财”之后，多年不去看他，但他对皮普始终一片忠心。皮普病了，他日夜守护；皮普欠债，他用自己的血汗钱全部付清。这一人物的塑造，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进步倾向。

在小说的结尾，作者用含蓄的方式表明皮普和埃斯特拉终于结合了。这样的“幸福大团圆”使人觉得勉强，受作者自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。

本书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写本为基础，再依据狄更斯的原著予以补充编译出来的，供青少年阅读。

鉴于编译者的水平有限，对原著的认识、理解难免有错，还望专家和读者，不吝教正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

第一章

皮普遇见了逃亡犯

菲利普·皮利普很小的时候，念不清他自己的名字，常常把皮利普念成皮普，所以，大家都叫他皮普。

父母去世的时候，皮普还是一个小娃娃，所以现在他连自己的爸爸妈妈象什么模样，一点也说不出。比皮普的年龄大二十岁的姐姐，嫁给了本村铁匠乔·加吉利。皮普和他们住在一起。

一个寒冷的下午，小皮普独自一人在教堂公墓地里玩耍。丛生的野草，给这地方更增添了不少凄凉气氛。顺眼望出去，莽莽一片沼泽地，牛儿在吃着嫩草；远处，混浊的河水，象一条铅色的带子，弯弯曲曲地流向大海。

皮普的目光落在他的父母和五个兄弟的墓碑上，有生以来第一次，他懂得他们都死啦。天色渐渐晚了，海上刮起一阵风，象出洞的野兽冲着人扑来。皮普打了一个寒噤，他感到恐惧、孤独，便放声痛哭起来。

“不准哭！”一个可怕的声音吼叫着。突然，从坟堆中钻出一个男人，一下扭住皮普，皮普吓了一跳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人。“你动，我就砍死你，小鬼头！”

这人相貌凶恶，穿着灰色粗布衣服，一只脚上套着铁

镣，湿透了的衣服涂满了污泥，头上缠了一条烂布巾。他的脸呀手呀都被荆棘划破了，还冷得直打哆嗦呢。

他卡住皮普的颈子。

“叫啥名字？”他嗥叫道。

“叫皮普，先生！”皮普十分害怕地说。

“住在哪儿？”男人问。

皮普指着一里地外，隐没在树林中的村子。

这男人把皮普掀翻在地，抖空了他的衣兜，找到了一片面包。他把皮普提起来放在石碑上，便动口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“你母亲在哪儿？”男人问。

“在那，先生。”皮普说。



这男人一听，拔腿便跑，跑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张望着。

“在那，先生。”皮普指着母亲的坟墓，胆怯地向他解释说。

“你父亲就埋在她的旁边吗？”男人问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皮普回答说。

“你跟谁在一起？”男人又问。

“跟我姐姐在一起，先生。”皮普说，“她叫乔·加吉利太太，村里铁匠的妻子。”

“啊——，铁匠？！”男人叫出声来，好象非常激动。

“瞧这个，”他看着自己脚上的铁镣，“你知道锉刀吗？”

这男人推着皮普的身体一直朝后倾斜，使皮普心里害怕，眼睛发花，感到绝望和恐惧。

“你明天一大早，给我带一把锉刀和一些吃的来。如果你出卖了我，我挖你的心，吃你的肝。”男人继续威吓皮普说：“我可不是一个人。我还有个小伙子同伴，他比我厉害多啦。你要是干了坏事，不管你躲藏在哪儿，锁在屋子里，钻进被窝里，用衣服蒙住头，他都能悄悄地爬进来，把你撕成几大块。你害怕了吗？”男人又进一步问：“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，嗯？”

皮普答应第二天早晨带锉刀和食品来。这男人才松了手。

“去吧，”他说，“别忘记了！”说罢，他跛着脚向沼泽地走去。

皮普转过头来，四处寻觅那可怕的小伙子，不见一点踪影。但是皮普吓住了，一口气跑回家去。

第二章

皮普做贼

皮普回到家，铁匠铺已经关了门。他的姐夫乔·加吉利正一个人坐在厨房的火炉旁边。乔是一个大块头男人，浓密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。他脾气好，心地善良，容易相处，只是说不上十分聪明。

皮普抽开厨房门闩，伸进头来偷偷张望。

“你回来晚啦，皮普。你姐姐正在生你的气呢。她又出门找你去了。”乔同情地说，“她气得象发怒的狮子，手里还拿了根鞭子哩！”

皮普摆弄着外套上仅剩的一颗钮扣，沮丧地望着火光，问：“她快回来了吗？”

“她就要回来啦，赶快躲到门后去吧。”乔着急地说。

皮普躲藏起来。姐姐一下把门冲开，察觉门后有什么东西顶着，她明白是皮普，便把手中的鞭子戳进去。她是一个瘦削的高个儿女人，红红的脸颊，黑眼睛，黑头发。她性情暴躁，此刻正是火冒三丈。她狠狠地揍了皮普一顿之后，便把他掷给坐在厨房另一头的乔。乔猛地一下抱住皮普，让他在火炉旁边坐下。乔叉开两腿保护着他。乔和皮普一样，在这个家里，也是一个受气人。虽然如此，乔时时刻刻都是皮普的保护人。

乔太太煮好了茶，动作麻利地切开了面包，抹上黄油，分给乔和皮普一人一片。

眼前的皮普呵，虽说肚子饿极了，可不敢吃它。沼泽地里带铁镣的逃亡犯、神出鬼没的小伙子、锉刀、食品，都在他眼前晃动。去偷面包，多可怕呵，就象逼他跳楼跳水。趁大人们不注意，皮普把自己的面包放进裤包里。这又讨得姐姐骂他吃得太快，伤了胃口。皮普听到的仿佛是沼泽地里的人叫喊着不能饿到明天，现在就要吃的。皮普更担心那无处不在的小伙子搞错了时间，不是明天而是今天晚上就来吃他的心肝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皮普吓得毛骨悚然。

这天晚上恰巧是圣诞节的前夜，姐姐吩咐皮普搅着布丁〔注〕。他们听见外面一阵枪声。

“准是又跑了犯人，”乔说，“昨天晚上就跑了一个，半夜里我听见枪声的。”

“枪声是打哪儿来的？”皮普问。

“枪声是从停在海面的牢船上传来的。”他姐夫说。

“船上是什么人呢？”皮普很好奇。

乔太太听得不耐烦了，蓦地站起来，说：“杀人犯，小偷，骗子，无恶不作的人！他们开始跟你一样，总是问这问那。呵，你该睡觉啦。”

上楼时，不祥的感觉袭击着皮普，好象那海面的牢船就是在等他的。他不仅问这问那，而且还打算偷窃乔太太的东

〔注〕 布丁，一种甜食。

西呢。惧怕笼罩着他的身心。

皮普一夜没合眼，脑子里想着教堂公墓里的那个男人，一定是从牢船上逃跑出来的犯人。皮普十分害怕这男人和他的小伙子，更害怕从姐姐这儿偷东西给他们。但是既然他答应了，况且那神秘的小伙子对他也是严重威胁，所以他就不顾一切地照办了。

黑色天鹅绒似的夜幕上刚刚露出一线灰白，皮普翻身下了床。他心惊胆战地向楼下的食品储藏室走去，楼梯板发出嘎嘎声，好象在他背后喊着：“捉贼呀，起来呀，乔太太！”他急急忙忙偷了些面包、白兰地酒、奶酪、半罐碎肉和一块猪排〔注〕。他又钻进隔壁的铁匠作坊，在乔的工具箱中，翻到了一把锉刀。他把东西打成一个包袱，绕厨房门出来，径直奔向沼泽地。



〔注〕 猪排，一种猪肉食品。

寒冷的早晨，雾气濛濛。篱笆、草叶、树枝都是湿漉漉的，就象昨儿晚上有魔鬼哭过，洒了一地泪水。皮普来到沼泽地，雾更浓了。皮普跑呵跑呵，仿佛一切都朝他扑过来，清清楚楚地呼叫着：“偷猪排的娃娃，逮住他！”倏的一下，一条黑牛陆起眼睛盯着他，从鼻孔里哼着：“好呵，小强盗！”用角拦住了他的去路。皮普一下哭出声来，说：“没办法呀，先生，我不是偷给自己吃的。”话音刚落，牛就蹬着后腿，摇着尾巴走开了，皮普也迈开步子向河边跑去。刚跨过一条壕沟，爬上一座土堆子，便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前面，手抱着膝盖，正在打瞌睡。皮普以为这人就是他在寻找的，便在对方肩头上轻轻拍了一下。哪知这人蹦起来就跑，踉踉跄跄消逝在迷雾之中。他也穿的是灰色粗布衣服，只是戴了顶帽子。他不是皮普要找的人。“准是那个人说的小伙子！”皮普这么一想，真象被箭射中，肝脏都痛了起来。

在老炮台的地方，皮普终于见到了昨天那个男人。他正冻得发抖，用衣服紧裹着身体，一颠一跛地蹦跳着，好象一个晚上他就是这样暖和着身子等待皮普的。皮普把锉刀、食品交给他，便坐下来瞧着他吃喝。这男人看起来真象冷极了，也饿极了。他不时停下嘴来，机警地谛听着四周的动静，跟狗啃骨头的警惕状态一模一样。

“有人跟着来吗？”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一边问道，“你对人讲过我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”皮普说，“只是我看见一个跟你穿同样衣服的人，头上还戴一顶帽子。”

“啊！”这男人叫道，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那边。”皮普用手指着。

这男人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象疯了一样，举起锉刀，拚命锉着脚上的铁镣。脚上沾满了血，他还在锉呵，他一点不觉疼痛，就象脚是木头做的。皮普同他讲话，他一概没听见，只顾埋头锉呵，锉呵，嘴里还咒骂着。过了一会儿，皮普也悄悄溜了，走了很远，皮普还听见锉刀发出的声音。

圣诞节到了，无论是去教堂或是回到家里，皮普一直忧虑着姐姐会发现猪排被偷了。

非常有钱的庞布勒库克先生是乔的叔叔，他同另外三个人来作客。席间，大人们都高高兴兴，唯有皮普提心吊胆。乔不断给皮普夹菜，但他一点胃口也没有。每当姐姐走进储藏室，皮普就害怕她会发现猪排被偷了。他紧紧抓住桌子脚，但愿酒席快快散去。

庞布勒库克大叔喝醉了，乔太太和客人们忙碌着去照应他。皮普松了一口气，心想得救了。谁知道过了一会，大叔又慢慢清醒了些，还津津有味地吃起布丁来。

乔太太说话啦：“庞布勒库克大叔，让我们再来尝一点你送的美味猪排吧！”

皮普又一次抓住桌子脚，胸脯紧靠桌子，好象桌子可以救他的命。他感到这下完啦。

席面顿时热闹起来，宾主互相劝着尝尝猪排。乔太太起身去取猪排，皮普听见她的脚步声在储藏室方向响着。

乔热心地对皮普说：“你也吃一点吧。”

皮普几乎惊叫起来，他再也受不了啦，起身便跑。没跑几步，门开了，进来了几个士兵。其中一个士兵拿出一副手铐。皮普以为士兵是来逮捕他的。他站着，痴痴地望着他们，吓得目瞪口呆。她姐姐空着手从储藏室出来。“天啦，猪排呢？”她问。她也一动不动地望着士兵们。

“我们找铁匠，”领队的军官说，“这些坏了的手铐需要修理。我们正在搜捕逃进沼泽地的罪犯。”

大家都忘了猪排。可是皮普却想起了他见过的那两个人。乔脱去外套，挂上皮围腰，走进作坊修理手铐。士兵们也随即进去帮助生火，拉风箱。乔手中的铁锤叮叮响，皮普仿佛觉得这轰鸣的风箱，熊熊的火苗，叮叮响的铁锤，飞溅的火星，还有墙上的阴影，一下包围了两个可怜的逃亡者。

乔完工时，天都快黑了，士兵们立刻出发。乔和别的人出于强烈的好奇心，想知道事情的开始和结束，也跟着士兵们去了。皮普也去，乔把他背在背上。一路上，皮普在想，要是碰见他们，特别是我认识的那个人，会不会认为是我出卖了他，叫来了军队。皮普心头有说不出的害怕，便轻声对乔说：“我但愿他们什么也找不到。”乔回答道：“我也这样想，皮普。”

士兵们在沼泽地仔细地搜寻着。后来，他们听见了叫声，发现两个逃犯正在壕沟里野蛮地厮打着。得过皮普帮助的那个男人一把扭着另一个男人，拖向军官：

“我把这家伙交给你们。”他用破烂的袖子抹去他脸上的鲜血。

“你和他都一样，”军官说，“这并不给你带来好处。手铐！”

“我不需要什么好处，”皮普认识的罪犯说，接着发出一阵狂笑。“我抓他，他明白是为什么，这对我就够了。”他回头一眼瞥见了皮普。皮普直愣愣望着对方，微微摇摇头，想让对方理解，这不是他干的。

一个士兵朝天开枪，作为逮到罪犯的信号。他们点燃了火炬，给两个罪犯铐上了手铐，押到河边去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来到河边的一间木头小屋和船台。另一个罪犯先送走了，留下的是皮普帮助过的罪犯。他一直站在火光前面思索着什么。这时他转身过来。

“我要说几句话，”他对军官说。“昨天晚上，我进了铁匠的家，偷了白兰地酒和一块猪排。”

说罢就放开步子走了。

第三章

哈韦沙姆小姐

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皮普都忘不了同罪犯的冒险活动。他常常梦见沼泽地里的罪犯，但是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这件事，就是对乔，他也不敢讲。他想，倘若一旦乔知道他偷了锉刀和猪排，会把他想象得很坏的，会从此不理睬他的。害怕失去乔的信任，害怕脱离朋友的孤独，使他话到口边又咽下。一句话，怯懦的性格，使他明知是对的不去做，明知是错的避不开。

大约在一年后的一个晚上，乔太太和庞布勒库克先生从市场上回家来，给乔和皮普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

“多亏庞布勒库克大叔的好安排，让皮普上哈韦沙姆小姐家去。”乔太太说，“她想家里有个男孩子。”

哈韦沙姆小姐是位有钱的太太，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在城里的一幢大房子里。从这里去并不远。

“干吗她要一个男孩子上她家去呢？”乔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乔太太嚷道，“反正她非常有钱，明天上午皮普就去。”不由分说，就象老鹰抓小鸡一样，她把皮普按在盆子里，肥皂呀，水呀，搓呵，抹呵，忙个不亦乐乎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钟，庞布勒库克先生和皮普站在一幢砖砌的旧式庭院前面。哈韦沙姆小姐的家开阔宽敞，所有的窗户都装上了铁条。庞布勒库克先生拉了拉门上的铃子，一个漂亮而傲慢的女孩子来开门，她的年龄和皮普差不多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问。庞布勒库克先生答道，“他叫皮普。”

“皮普进来。”姑娘说，然后回过头来对庞布勒库克先生说：“哈韦沙姆小姐不想见你。”她的话说得如此没有讨论的余地，虽然使庞布勒库克先生气愤，也无从抗议。

他们从小门进了屋子。室内光线很昏暗，姑娘拿着一根点燃的蜡烛，领着皮普穿过通道再上楼。她在一扇门前停下来，对皮普说：“不要傻里傻气的，进去！”她做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儿姗姗离去，最糟糕的是连蜡烛也不留下。

皮普站在黑暗中，心头着实害怕。他敲敲门，里边有一个声音叫他进去。他推门进了一间大房间，里面亮着许多蜡烛。窗帘都是放下了的。

